

# 诗里桃花迷眼醉

◎魏益君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唐朝诗人崔护这首脍炙人口桃花诗描述了一个生动的爱情故事。以花喻人，以花言情，那种心境，让人读来，好生惋惜。

几千年来，中国古典诗词中写桃花的篇章不胜枚举。仅一部《全唐诗》中，以桃花为主题的诗作就有近两百首，如果加上涉及桃花的诗，那就更多了，少说也得上千首。我们熟知的诗人如王维、王昌龄、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刘禹锡、崔护、元稹、张志和等，都写过桃花诗。每一首诗词中的桃花，皆有这不同的韵味，有着不同的人生境界。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车尘马足富者事，酒盏花枝贫者缘。若将富贵比

贫贱，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将贫贱比车马，他得驱驰我得闲。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这是唐寅《桃花庵歌》，刻画了一位洒脱风流、淡薄功名的隐者形象。而对桃花与美酒的执着追求，实际隐喻着作者对生命的极度珍视。

苏轼的桃花诗透着轻快明媚。《惠崇春江晚景二首》其一：“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从诗中可看出苏轼先生细致入微的生活感受与潇洒的人生态度。竹林、桃花、春水、游鸭，几个简单朴实的意象，生动而温馨的描绘出了一幅早春图。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在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一诗中，晚开的山寺桃花活灵活现、天真可爱，为人间留住了宝贵的春天。“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渔船。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唐代书法家、诗人张旭《桃花溪》中的桃花，也是仙气十足、惹人怜爱。诗圣杜甫在成都锦江边漫步时看到盛开的桃花，写

下了著名的《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黄师塔前江水东，春光懒困倚微风。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不是爱花即肯死，只恐花尽老相催。繁枝容易纷纷落，嫩叶商量细细开。”诗中绚丽的桃花、烂漫的春光让人心驰神往。

曹雪芹笔下的桃花却透着凄切缠绵，《桃花行》：“桃花帘外东风软，桃花帘内晨妆懒；帘外桃花帘内人，人与桃花隔不远；东风有意揭帘栊，花欲窥人帘不卷。桃花帘外开仍旧，帘中人比桃花瘦；花解怜人花也愁，隔帘消息风吹透。”此诗在《红楼梦》中出于林黛玉之手，既是以花喻人，将不胜风摧的桃花喻做身世飘零的自己，又是以盛景衬哀情，用春日鲜艳的桃花，来与自身飘零凄苦的经历形成鲜明对比。

“二月春归风雨天，碧桃花下感流年。残红尚有千三树，不及初开一朵鲜。”热烈奔放、仙气蓬勃的桃花，打动着春天。桃花诗里迷眼醉，徜徉在醉人的桃花诗歌里，陶冶一种情操，迷醉一瓣心境。

## 青春故事

◎丁玲

从清晨的一朵花上掠过  
风是看不见的

就像流年  
一片泛青的叶子  
絮絮叨叨着春天

生长的力量  
如蝴蝶翩然  
年轻的日子  
是一抹白月光

叩响门扉  
遇见内心所想要的

路过一片樱花林的时候  
也路过了明媚和爱情

不需要多说一句话  
就像一本书被翻过  
书上的字便如  
阳光一样温柔

## 春天的黄昏

我站在风里  
看夕阳落下去  
看一只风筝飘来飘去  
是谁说过  
春天的黄昏可以复制粘贴  
我却不以为然

黄昏的时候  
是一只大网  
把黑暗一点点拖过来  
最后的光芒  
是一种不舍和眷恋

我听见麻雀私语  
还有孩子们的欢声  
男人们归家的声音  
还有女人们炒菜的声音  
它们把这个黄昏填满

晚风吹过来  
我没有听见告别  
一个春天的黄昏  
就被黑夜覆盖了

## 窗外的天空

◎东黎

一个清爽的周末，淡淡的茶香，升腾一抹恬适，缭绕一份从容。

推窗望去，无云的天空，阔远，纯净。玄想之翅，腾空而起，夺窗而出，沐着阳光，向着无边无际的蓝色飞去。

曾经，童年的衣袂，飘举春天的巷口。视野里，田畴一片，碧浪无垠，晶莹的亮光，明媚成一条条丝线，梭织着遥远的梦境。

夏夜小院的凉榻上，织过不止一次的摘星之梦。微风轻吟的草地上，枕着丛翠，仰望天穹，对博大的天体人世，射出向往的箭。

柔阳拨逗童衫，憧憬妙如琴声，从纤纤的指尖迸出。

窗下，望着无云的天，忽一翠鸟飞来，于窗前滴落一串翠鸣，眼前一片清脆澄明。

一片剪影滑过天空，一丝感喟忽而杳然，不羁的思想自然有所触动。觉得天地之阔，辽远无极，而自己则又渺若雪瓣了。三月，是田园诗中最美的段落。溪边山脚，屋前篱院，桃花笑靥迎人，浓淡相宜，疏密有致。可是，人之一生，不仅有春阳，犹如飘逸的花香，于流转的季节里，作一个短暂的微笑，转眼便到了落叶横飞的深秋了。自然的节律，尘世的庞兴，天体的运行变换，既深奥，又玄妙。

曾披云急走，期待劲风的来临，效仿苍鹰的搏击。

曾探索于无星无月的暗夜，深谷的幽鸣，断断续续，如一缕游丝。没有战栗，更无畏惧，敞开的胸怀，驱走苍茫的暮色。

我以想象的彩笔，作过两幅画。一幅是一个着红衫的女孩，秀发飘逸，如柳丝轻扬，站在天地一角，怔怔地望着高远；另一幅是轩明的小楼，一少妇倚栏听雨，但雨点的急行，掩不住一窗静寂。她昂着头，仰望一帘烟雨，搜寻逝去的欢乐，晶莹的珠串从粉嫩的脸颊散落。

狂风不时斜卷而来，扑面于芸芸众生。望春花一时寥落，只剩疏落的空枝，但筋骨尤劲。一层层山峦，折不断飞翔的翅膀，希望的种子，新的生命，来年年有枝头开满花蕾。失去爱的，人间一样也还有广阔无边的温暖。

梦想和意志，是我为这两幅画所拟的主题。

窗外，一片飘叶，在灿然如金的阳光下翻起舞。我好像看到一只翩翩的蝴蝶，从一角风雨飘摇的天空而来，扇动轻盈的羽翼，撒下一串美妙与祥和。城头还有一群白鸽，向四面八方齐飞，把和平与欢乐，抛向每一角天空……



小暖味。周文静 摄

## 老师的红笔迹

◎王乃飞

我一直没忘记，老师的红笔迹，鼓励我走过的那段时光。

我刚上学的那个新年，老师说：“学校要在墙上搞一个庆祝新年的展览，每个班级都要写一点东西。而我们班呢，就把我们写得最好的字，作为新年的献礼。”

这一学期，我们已经认识了很多字了，也学了很多课文。老师就让我们选择自己最喜欢的课文，写一页纸。她要选写得最好的字，展览出去。

自己写的字，能在全校展览，这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荣耀了。同学们都拿着写那页纸当个大事来做。我从课本上选了一课，也在本子上写起来。当时选的哪一课，我都忘了，只是记得，当时我每一个字都写得很认真，拿出最大的努力来，整整一节课的时间，我只写了一页，那些字都是一笔一画，力透纸背的。我又怀着忐忑的心，把那页纸交给了老师。

我和同学们，就像等成绩一般，盼着自己写的字能贴到墙上。

不长时间，学校里便开辟了一块“园地”。上面用毛笔写着“欢度新年”四个大字，那里有老师们的作品，也有高年级那些哥哥姐姐们的绘画，剪纸……

同学们蜂拥着去看，我终于看到了我写的字，感到无比欣慰。再仔细看，我又看到有几个写得歪扭的字，被老师用红笔做了纠正。竖的笔画有点歪斜了，她就加上一笔，让字站住；横的笔画高低不平了，她就加上一笔，让字平整；捺的笔画没捺出去，她就用红笔让字捺得开放……

看着老师的红笔迹，我突然感到一股力量，就像是我迷路了方向，她坚定地带我走了出来……我写的字本并不好，可老师还是展示出来了，我内心就有一种感动，她那每一笔红色的笔迹，都是对我的鼓励。

细想起来，我都不知道老师用她的红笔迹，纠正我多少次了。

每次的作业本上，我总会在上面发现老师的几个红笔迹。有几个写错的字，被老师画了圈，再在一旁改过来；有的字写得力度不够，横没放平，竖没写直，撇得力度小，捺得不开放……那一横一竖一撇一捺，虽然是最简单的笔画，可老师却用她那坚定的笔迹一一纠正，让我知道了那些字该怎么写。

老师就是这么一路带领着我，让我学会了写字，后来没了老师的红笔迹，我写的字也端正了，这都依赖于老师给我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长大后，我理解了老师，其实她也是在教我做人，老师时常常跟我说的“字要端正”、“横平竖直”，这些不都是做人的道理吗？而老师在关键处用红色的笔迹给我纠正，不正是对我的殷殷叮嘱吗？

感谢我的老师杨新芬，感谢她的红笔迹，带领我走过一段人生路。

## 思念

◎仇士鹏

我拾起你的背影，放进书页  
紧挨着跌跌撞撞的笔迹  
用它照亮一片泪光  
四面八方，风过无痕  
一个名字正静静地离去

房子，内含荒野  
谁正叩响门扉  
惊落叶子枯黄的柔软  
阳光也倦了，噤嘴不语  
我张开手，握住滑落的想象  
脚下，思念在印象中缓缓化泥

## 浸在谷芽子里的时光

◎黎大杰

“细娃儿听大人哄，桐子开花就泡种。”顶着狗啃了似的马汤盖头，穿新衣、开着裆、露着腕、满村跑着唱童谣的那段飞起飞起的童蒙时光，如桐子树一样根植在我们记忆深处。

对桐花，我们是敬畏的。暮春，桐花开，漫山遍野是，粉得人只想躺草坪睡，死了一样睡。桐花一落一地，雪一样。桐花落，倒春寒到。我认定倒春寒是春天一个小阴谋，它让我们深深铭记住了这场声势浩大、悄无声息的春天。七十年代，生产队人多，大人集体耕种，细娃儿被父母放做羊，或被赶上山坡割草，驱到河滩牧牛，或让铲草皮积肥，或让提上撮箕遍山坡捡狗粪，追牛屁股后拾牛粪。童谣中的泡种，指的泡种谷。种谷，不是动词是名词。

大年初二一过，父母就拖把锄头上坡挖玉米行，搓玉米坨，尔后扶犁扛耙下沟底倒倒秧母田。要开学了，我们得做寒假作业，做累了就爬上秧母田边桐子树上晒太阳，等父母收工。夕阳在西边山巅绯红着，若一面镜子投射在沟两边悬崖上，光折射到父母脸上，酱紫酱紫的，如田底翻出的淤泥。桐树摇，桐花簌簌落，如我们抛撒撕碎的作业本纸，在空中纸鸢一样飞。花落父亲头上，落母亲头上，落一厢厢的秧母田里，好看极了。父亲驾犁耙抹去桐子花，秧母田如一块木板面，劲道。母亲在水里荡荡手，直起腰，顺手抹掉发上桐花。劳动的母亲真漂亮。

我们最喜欢看烧谷芽子了。先泡种，再择一背风沟坎处挖口土灶，接着用竹子搭一塑料大棚，侧开一小门，棚内架多层木架，每层放一竹篾蚕簸，上铺一层塑料薄膜，薄膜上均摊一层泡涨了种的谷。每家出一人轮流烧谷芽子。火大小取决于棚内那根温度计，温要恒温，湿度全凭经验。大棚热火，蒸汽在棚内萦绕，大滴大滴的水珠挂在薄膜上，一指弹，就掉，脸一贴，暖暖的，舒服极了。

“啥时出的芽？”我一睁开眼就傻傻地问父亲。父亲说：“就你钻进稻草垛的时候。”一脸的遗憾，守了几个夜晚，就为出芽这一刻，怎么就悄悄咪咪地冒出来了呢？

烧不好谷芽子，在村子里是抬不起头的。至今我还记得细幼叔烧谷芽子时呆望着满簸里发黄发黑的种谷而欲哭无泪的情景，烧坏了，只有重来，误了时节，稻谷要减产。

谷芽子微微转青一点，就要移栽到秧母田了。一簸一簸谷芽子传到田埂上，社员们人挨人分站秧田边，弯腰栽插，其实用按字或许更准确些，食指配合拇指指一根谷芽子，在泥面上戳一小窝，浅浅地，谷芽子就按窝里。如泡涨的手指带歪谷芽子，还得回头扶正，这活儿细致如绣花。累了，直身望望插好的芽，那些芽如从母亲针线筐里的顶针面上小窝里长出来的，密密麻麻。按谷芽子不是力气活，但腰有多累、手有多酸、腿有多涨、多麻，只有亲自实践才会体会到。谷芽子按好后，撒点草木灰或覆盖塑料薄膜，以防虫和防倒春寒。秧母田水不能多，也不能少，太阳出来，要揭开薄膜晒，换气，晚上还得盖回去。

现在早不用烧谷芽子、按谷芽子这种育秧栽秧方式了。整好秧母田后，直接将种谷撒田里，盖薄膜，秧苗就冒芽、分蘖，再追肥、除草、成苗，移栽。有的地方还时兴育旱地秧，纯粹不用水田了。栽秧时，秧苗传运田边，细草捆捆好的秧苗一把一把向田里抛，昏浊的水花溅起，湿了栽秧人衣衫，满沟欢声一片。眼瞅一下阳光，东西向拉一根长绳索，社员们头戴草帽顺绳索把秧苗整齐定距地插入水田中，嫩绿的秧苗在田里迎着春风笑。

这世上，任谁也无法漠视一粒谷的存在，任谁也无法撇清与一粒谷的关系。从一粒谷到一粒秧，从一粒秧到一亩秧，从一亩秧到一穗谷，再到收割，选种，储存，周而复始，循环轮回。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丰收梦，一粒谷是渺小的，见证一个过程，见证一次繁衍。每一个过程和繁衍都是一个庸碌的人生。